



看見水鄉 SEES BEHIND TREES 的男孩

邁克·杜瑞斯 著
蔡佩宜 譯

在一趟充滿挑戰和危險的旅程中，
憑藉著勇氣和超乎常人的能力，
男孩找到了長老朝思暮想的「水之鄉」，
看到了無窮無盡的世界……

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最佳圖書
美國出版者週刊最佳圖書

看見水鄉的男孩

著者 邁克・杜瑞斯
譯者 蔡 佩 宜
文字編輯 張 惠 凌
美術編輯 劉 巧 玲

發行人 陳 銘 民
發行所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20 FAX:(04)3597123
e-mail:morning@tcts.seed.net.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郵政劃撥：2232675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甘 龍 強 律師
製作 知文企業（股）公司 TEL:(04)3595819-20
印刷 耀隆印刷廠
初版 西元2000年2月15日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79 號 4F 之 9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 30 路 1 號
TEL:(04)3595819 FAX:(04)3595493

定價 160 元

ISBN 957-583-853-x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0 by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yperion Book For Children as SEES BEHIND TREES.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Books for Children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看見水鄉的男孩／邁克・杜瑞斯著；蔡佩宜譯－
初版．——臺中市：晨星；2000〔民89〕
面；公分．——（勁草叢書；102）
譯自：Sees Behind Trees
ISBN 957-583-853-x（平裝）

874.59

89003017

Sees Behind Trees

看見水鄉的男孩

邁克·杜瑞斯／著

蔡佩宜／譯



晨星出版

獻給教我如何唱歌的派翠西亞

獻給教我如何開懷暢笑的帕拉斯

獻給教我如何跳舞的阿查

獻給教我如何傾聽的露易絲

第一章

「再試一次，

發射前先用眼睛瞄準。」

母親焦慮的聲音像我手上的弓弦一樣，
在我耳邊嗡嗡作響。

「瞄準什麼？」

這個問題我今早已至少問了三遍。

此刻映在我眼前的，

是一幅熟悉又模糊的綠褐色交雜的景象。



「再試一次。在發射之前先用眼睛瞄準。」母親充滿焦慮的聲音像我手上的弓弦一樣，在我耳邊嗡嗡作響。

「瞄準什麼？」這個問題我今早已問了三遍。此刻映在我眼前的，是一幅熟悉的綠褐色模糊景象，由此可以判斷，這個陽光普照的日子我正身處森林中。眯著眼睛，我察覺到有東西正朝我的方向走來，我還聞到漿果混合乾肉做成的肉餅味道，並且聽到已聽過千百次的鹿皮鞋聲。其中一團黑影逐漸清晰並向我接近，原來那是母親。我伸手摸了摸她，從她的臉和緊繃的身體，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心。

「瞄準這個，」她說，一手晃著一塊青苔，另一手將我剛射出的四支箭丟在我的腳邊。「我把青苔丟到空中的時候，你要注意它的飛行路線，瞄準之後再射出手上的弓箭。射箭本身並不困難，況且每個男孩在變成男人之前都必須學會。」

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母親卻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把我手上的青苔想成你的早餐，」她提議說，「想像它是一塊玉米餅，剛從爐子上烤好，熱騰騰

的，好吃極了。」

我幾乎可以嘗到它在我嘴裡的味道，那種香甜脆口的感覺。「我可不可以先吃早餐，就這麼一次就好？」我懇求著。「我如果肚子不這麼餓的話，一定可以看到空中的青苔。」

有一度我想母親可能會就此妥協，於是我向她靠攏，想像就要有一塊黃澄澄的玉米餅取代她手上亂成一團的植物。但唯一改變的卻是她臉上的表情。

「核桃。」我的名字，被她這麼一喊，核桃早就被磨成粉了。「你知道規矩的：在早餐找到你之前，你必須先找到你的目標。」

我點頭。如果規矩真的算數，那我有很長的時間要餓肚子了。其實類似的情況已發生過很多次——例如母親指著某個東西時，我看見，或是她丟球給我時，我接不到球——但我們從來不覺得視力不好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但此刻我們再也不能假裝若無其事了，我們必須把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變得嚴重起來是因為三天以前，母親決定該是教她的長子使用弓箭的時候了。可是三天來，我一次

也沒有成功，我想她遲早會投降的，找一些藉口，然後餵我吃東西。可是這個時間比我想像的還要久。

「或許你試著把眼睛眯小一點？」母親鼓勵我並把兩頰的肉擠向額頭，這使她看起來像一個乾癟的洋蔥，該死的我卻在這個時候噗嗤一笑。

「今天……」母親的口氣像小時候告誡我不可以玩尖刀時一樣。她拾起地上的箭，態度十分堅決地把箭遞給我，然後走回原先把青苔丟向空中的定點。「我們今天絕不妥協。」在我來不及表示反對前，母親再度消失成一團有聲音和顏色的迷霧，像小屋的屋頂和四壁，將我團團圍住。

「現在射箭！」

我迅速將箭高高指向她發出指令的地方，射出。

「有進步了，」她說，「先前一定是太陽曬得你搞不清楚方向。現在再試一次！」

最後仍然一無所獲時我們便回家去，我告訴自己總有一些事是我能做的。例

如：我會利用蚌殼尖銳的邊緣吹口哨；任何歌曲只要聽過一次我就會唱了；閉著眼睛光用鼻子聞，我就能找到野生草莓甚至成串紫羅蘭的踪跡；我可以比任何人更早聽見父親的腳步聲，我會通知兄弟姊妹父親回來了，好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停止嬉戲，安靜下來。但是我為什麼就是學不會射箭呢？

「射箭有沒有什麼訣竅？」一天傍晚，我和舅舅「帶鹿」坐在門口看著眼前閃爍的螢火蟲時，我問他。舅舅是我們家族中最棒的射擊手，他必定知道射箭的技巧。

「唯一的訣竅就是不斷練習。」舅舅回答我，說話的口氣比我父親更像父親的。因為他的年紀比母親還小，而且還沒有自己的小孩，通常他是不會這麼一板正經的。

「可是我已經練習了好多天了，就是一點進步也沒有。」

「也許……」帶鹿的語調比先前溫柔，也比較有同理心了。「也許是你的弓弦不夠緊？」他伸手去拿我腳邊的弓箭，然後試了一試。「弓弦拉起來蠻正常的。」

會不會是你在射出的那一剎那閉上眼睛？以前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也會犯這個錯誤。」

我搖搖頭。

「也許……你看我現在比幾根手指？」

我歪著頭。昏黃的燈光看起來朦朦朧朧的，不過我還是可以看見自己的雙手正握緊拳頭。

「手指？」

「對，幾根？」

我甚至看不清他舉起幾根手臂。「三根手指嗎？」我猜。

「現在幾根？」

「兩根嗎？」

「現在呢？」

「五根嗎？」

我們之間一陣靜默。「核桃，我根本沒有比手指。」

「我知道，我只是跟你開玩笑的。」我這麼說，雖然我說的並不是事實。

可是帶鹿連笑也沒笑。

第二天一早母親又叫醒我練習射箭，這次我們是到森林的另一個地點。這是第一樁怪事。

「把你的弓放下來，坐在這塊石頭上。」母親邊說邊拍拍松樹下一塊平滑的大石頭。她從包包裡拿出一條編織細密的飾帶蓋住我的雙眼，再用一條葡萄藤綁起來。

「你在幹什麼？」我想知道怎麼回事。

「噓，」她說，「把這個地方描述給我聽。」

「可是我從沒有來過這裡，而且我眼睛看不見。」

「噓，」她重複道，「試著用你的耳朵看。」

剛開始真的什麼也聽不見——只不過是森林罷了。可是我們停止交談的時間愈久，這裡的一切就愈浮現出來：一條幽靜的小溪正在我身後，再過去一點是一條淙淙的河流。右邊不遠的樹上有個蜂窩正在嗡嗡作響，蜂鳥的翅膀聲正忙著在什麼地方進進出出的，那是什麼味道？原來母親坐著的地方飄出陣陣的玫瑰花香，我聞得出來她今早才上了髮油。

「不要動，」聽出她要改變坐姿時，我說，「那只不過是一隻蜂鳥。」

「那只不過是一隻什麼？嗯！」她悄聲說。「真的太棒了。核桃，你還看見了什麼？」

於是我一一告訴她我所聽到的一切——東西多得我得用一整個早上的時間才說得完。更叫人驚奇的是，我竟然完全忘了飢餓，忘了吃早餐這回事。從那一天起，我們停止射箭練習，改而每天到一個新地點練習聽覺，我總是令母親驚訝不已，因為我不用眼睛反而可以看見她看不見的東西。

夏天結束的時候，照例會舉行盛大的成年禮，每個和我同齡的男孩要用精準的射箭技巧證明自己已經做好成年的準備。

「我不想參加。」我告訴帶鹿說。我們躺在村子南端的池塘邊，等著魚兒落網。「你說我必須練習，可是我沒有。我反而和母親一直在玩遊戲。」

「她也是這麼告訴我的。」他說。我們四周盡是人們工作的吵雜聲。有些人正忙著把中空的青、黃色葫蘆疊得高高的，發出砰砰的碰撞聲。另外有些人在堆柴薪，我可以聽出有人抱著滿懷的柴薪跌倒，木柴滾落在地，然後是把它們排好的扣扣聲。連帶鹿為眩目的頭帶換新的藍色知更鳥羽毛的聲音，我都聽得出來。另外一頭則是燉煮鹿肉伴隨而來的燃燒核桃木的濃郁香味。

「父親一定會以我為恥。」我知道就連我最好的朋友青蛙此刻也在某處練習。他說他第一次練習時就射中空中的青苔了，我真搞不懂為何他還那麼緊張兮兮的。

「你問他了嗎？」

「誰，青蛙嗎？」難道帶鹿也聽說過青蛙的天賦？

「你父親啊。你跟他談過這件事了嗎？」

「沒有，不過……他正從這邊走來。」

帶鹿站起來，並向四周張望。「他在那兒？」

「在池塘的另一頭。」我告訴他時，正巧父親叫出了我們的名字。

「核桃、帶鹿，你們在哪兒？」

「我看見他了。」舅舅說。「我們在這裡。」他大聲叫著。

我們等父親走過來時——他走路的姿勢像隻海狸，腳掌很平而且兩腳大開——帶鹿坐到我旁邊，並且搖搖頭說。「真是不可思議。」他笑著說，一面欣賞著他頭帶上新羽毛的設計。「我姐姐真是一點也沒有誇張。」

我還來不及回答，父親已經從一團色彩中迸出來，一下子坐在我的肚子上。

「啊！」他嘆了一口氣，然後伸出手臂。「終於有一張乾爽舒適的椅子可以坐了。」